

吾乡风物

寻木棉记

陈思呈

事情的起因是朋友发来一张图片。是一棵春天的木棉树，和同季节的所有木棉树一样缀满红花，不同的是它的枝条，枝条繁复，繁复曲折，甚至向下生长，与旁边池塘里倒影互相探询——你见过木棉树这枝条长得像杨柳一样吗？虽然是遒劲版的杨柳。

我平时在广州路旁见过的木棉树不要太多了，这是广州的市花。可能问题就在市花这个身份，主题先行了。我看到的木棉树年轻的居多，躯干细长，笔直细长如电线杆，只比电线杆多长出枝条，花来得也生硬。枝条不多，可能是为了给硕花让出空间，这不怪它。但它们忘记了参差不齐才是幸福本源，枝条的方位、角度、位置，都整齐划一，向上45度，一排排列着队，非常无趣。真的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么曲折的木棉。

朋友说，这棵木棉树是在珠三角顺德地区某个村子拍的。命运安排得巧，没过多久，我就接了个活儿要经常去顺德采访，仿佛是一个机会去寻找这棵树。顺德的杏坛镇是个岭南水乡，各个村庄环绕着各种形态的水体，鱼塘沟渠河道江面，“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岛”。有的清澈有的混沌，有的丰沛有的干涸，在这里我还学到一个概念：有的水肥有的水瘦（透明度在40厘米以上的水较瘦，25厘米以下的水过肥）。在这各式各样的水边，木棉和榕树，是最常见的两种树。

到了杏坛才发现，照片上那样的木棉树并不是孤例，可以说时时得见。仿佛木棉树越准而变枘为橢，又仿佛是围着水边，它的枝条才会转换了在城市里的常规方向，转而向下，向水中问询。年纪让它负担累累，树身树枝只好加粗加重，有时还缠着藤葛或其他藤蔓，非常复杂地站在水边。

这是5月，农历四月，木棉花已谢，枝头上换成了纺锤形的棉絮，大风天里，棉絮从棉荚里爆出，让南国产生六月飞雪的惊异场景。如果是在宗祠前面，如果光线够暗，如果进深够深，比如杏坛昌教村的黎氏家庙，幽深的背景就能给纷飞的白絮一个黑色背景，那么木棉树，就像电影了。

我认识了杏坛的前文化站长邓家声，向他请教杏坛最古老的木棉树在哪里。他觉得我问出了一个好问题，因为，恰好一个多月前，龙潭村有个开摩托车的才带他认识了这棵树，真是一棵宝树。“不要说杏坛了，整个岭南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木棉树。”一个多月来，他第一次有机会带人（就是我）去看。所以问得好不如问得巧。

沿着堤围，从逢简，过龙潭，远远看到前面的甘竹溪顺德水道，河水在下午五点的光线中银鳞闪闪。岸上一棵木棉，主要树冠被雷电打断，剩下两边的分枝奋力向左右两个方向伸展开去，正好露出滚滚祥云。情景堪称炫目。

但这并不是我们寻访的那棵。我们只是来看一看道光年间的古水闸。这里抄一下资料：龙潭水闸，始建于1840年，1890年重修，1958年加建二级闸，1983年加固。水闸东西走向，单孔，外观良好，现仍有相当防洪能力。

水闸没有什么可以描述的。它脚下的水道才值得描述。在我们停留的半小时里，河面上先后进行了四种不同的人的活动：扒龙舟练习（只坐了三个人的小型龙艇）、渔民开着电动小渔船突突而过，有个大吊车在尝试吊起一张搁浅的小艇，还有一个爸爸在教他五岁的儿子游泳。

岸上除了我们，还有一个人，也只有一个人，全程默默地欣赏这一切。他先是背着手站着看，后来又抱着膝坐着看，我们来时他就看，我们走了他还看。我以为这里风景太好让他流连忘返，后来想想他应该就是那只搁浅小艇的主人。

邓站长要介绍给我的那棵木棉树离这个水闸不远，但那段路几乎被荒草淹没。半人高的芒草擦着车身，困难地走到尽头，尽头是一个码头。

是一个废弃的码头，还有一间废弃的房子，砖头砌成，里面堆了些废弃的农具，墙上牌坊写的是“憩君亭”，落款写2001年重建。

“憩君亭”，民间有个更直接的名

字叫风雨亭。它的作用类似车站。等船的人在这里避雨，登岸的人——如果是半夜三更登岸的话——就在这里睡到天亮再走回家。旧时从顺德去广州，要从村里坐小艇到大渡口，换乘“红星渡”的大渡船，从上午11点上船，下午5点多才能到，夜航船也是常有的事。

既然是废弃的渡口，这个风雨亭以及通往它的道路，当然也就快要被野草淹没。但这个地方值得遐想——它曾经是一个村落最带有情绪的地方。这个仅仅十平方米的亭子，见识了一个村子里最多的别离。恋人在这里分别，年轻人从这里远行，自异乡归来的人在这里登岸。

一天里什么时候登岸最好呢？如果归乡，傍晚也无妨，夜晚到来的时候最为温馨。若是办事，最好还是白天，足够明亮的异地才不让人怯懦。如果是久别的游子，半夜登岸也是好的。在风雨亭里等天亮的时分，可以先处理着情绪。随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，一点点确认这一切不是梦。然后还有一个长长的白天可以增加这种确认，把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的时刻，尽量推迟到12个小时后。

那么，我终于要说到这棵木棉树了。与这个渡口和这个风雨亭，一起见识了别离和归来的，当然还有那棵巨大的木棉树。目测大概五个人才能环抱住树身。分枝也多，每个分枝都让人想爬上去坐着。这棵树，以及我们寻访它的这一路，芒草高过车顶，野雏鸬鹚蛋花都大丛丛从茂盛，芭蕉叶绿油油，都像官崎骏的动画片《龙猫》里面的情景。

只是很好奇，这么巨大的古树，竟然没有任何保护的标志。当然我暗地里是希望知道它的人少一些，因为知名度会让这一块荒地开发，半人高的芒草就会被锄去，树干周围要围起铁栏杆，它的脖子上要挂一块牌子，写着它的年龄和名字，旁边废弃的风雨亭，可能设一个窗口，收参观的门票。

把这棵木棉的照片发给老家友人，她问我，目测有没有我乡北堤上的那一棵那么大？

现在我已经知道，以往对木棉的“无趣”印象属于误读。木棉的年纪使它形象迥异，我以前看到广州路旁的木棉树，可能是年轻令它们无趣。广州当然也有古老而复杂的木棉树，只是我没有遇到，机缘让我要到顺德寻它。友人的提示也让我意识到，家乡北堤的老木棉，就与顺德乡村的这些，形神兼似。

前面我说到，在顺德的乡村，木棉和榕树，是最常见的两

早上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，我还睡眼蒙眬，看到的是海林发来的消息：“李毅强于十三号下午一时半心脏悄悄地走了。”打开窗子，漫溢着雨意的晨风带来了惆怅的悲哀。

在我的朋友圈中，李毅强是我习惯称兄的一位——“毅强兄”。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长我一两岁，更多也是因为我对他学识的尊重。应该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辗转通过好几个朋友的介绍，我就认识了他。那些日子里，私底下还在偷偷读书的“待业青年”为数不多，我们“臭味相投”，很快成了“一丘之貉”。

他的家离我的不远，在云南路广东路的拐角上，走路去用不了十分钟。在他与父母同住的那个亭子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仪的书房。房间不大，但至少有一半半墙，是用他自己定做的书架叠出来的，架上的书琳琅满目，罗列起中外各种文字，不少精装本的书脊烫金，熠熠闪亮。他背靠着书，跟我聊到兴高采烈时，取下一本德文版，摇头晃脑地读了起来，好像是海涅的一首抒情诗。他读书的兴趣甚广，在他书架上我看到了哲学、历史、心理学书籍，当然更多的是文字学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读书的路子不尽一样。我有功利性，那些日子集中精力在攻英文，偶尔看看其他方面的书，也大多是作为英语学习的泛读；毅强兄却更多江南才子的派头，随心所欲，什么有兴趣的书抓到手里都看。他聊起来也因此天马行空，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，我听着，受益匪浅。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，就是在他借给我的那本英文书里。其中有威廉·詹姆斯关于实用主义的一个比喻，说的是一条长走廊，两边是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房间，一个人推开其中的一扇门，发现里面既合适也舒服，就选择住了下来。有很长一阵子，我成了他家里的常客。

记忆中，那亭子间书房的经历中还有两个小细节，不知道为什么不还用被时间抹掉。亭子间楼下下面是公用厨房区，众多煤球炉子的煤气会一阵一阵直逼上来，让我们都透不过气，毅强兄打开窗，却小心翼翼地只打开一小半，唯恐突如其来会淋雨会淋湿窗的书。我们常聊得很晚，在书的世界里忘乎所以，有一天他母亲匆匆

种树。这固然因为岭南的气候和土壤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它们长得快，“易成树，不易成材”，其木材砍下来后没什么功用。

榕树是“树干弯曲，最不可以为器也，其本棧理而深，是不可以材也。烧而无焰，是不可以薪也。以其不材，故能久而无伤，其荫十亩，故人以为息焉”（《广东新语》），木棉也是同理。——民间大叔说，木棉木材，就连当柴烧都烧不起来，皮又太厚，质又太松（密度太低）。只能砍成小块，被鞋厂用来填充女鞋高跟鞋的鞋跟（因为重量轻），要么斩成案台状，被陶瓷厂用来做晒板（将湿陶坯放在上面晾晒，材质松能吸水）。

要多少双高跟鞋才能用掉一棵木棉树呢？木材经济价值不高，棉絮试图挽回点自尊。木棉絮至今仍可用于填充枕头被褥，我在大良街头的商店里，还看到有木棉絮卖，一斤18元。但18元一斤的棉絮还是改变不了木棉和榕树的木材在经济上“没用”的基本人设。“没用”加上易长，当然也就广泛种着。村道上山坡旁屋舍后池塘边，总之哪哪都有。但有两个地方，是标配，是必须有，别的地方有了它们也得有，别的地方没有它们也得有。一个是村口，必须标配一棵老榕树。一个是渡口，必须标配一棵老木棉。村口的榕树我知道，相当于一个不正规但更有效的村委会办公室，一个公共议事点，讲古佬，江湖卖艺的，收购废品的，磨刀的，耕塘回来的，人人聚此。但渡口的木棉，我之前还没有理解透。这一番寻木棉的过程，我确实注意到，只要有堤防、水闸、码头，必能见木

棉。如前文所提，龙潭水闸那一棵，废弃渡口那一棵，还包括友人提到的，吾乡北堤那一棵，也是在韩江边的堤防上。

杏坛青田村的碧云告诉我，往南沙方向的“十八涌”，每条涌上周边都是一些平矮的植物丛，其中如果突然有一棵高大的树（往往是木棉），毫无疑问地那里就是一个水闸。

这是一种经典的乡村景观，但并非无意为之。原因说起来，竟有几分感人：木棉树因为长得高，一旦堤防稍有松动，甚至洪水决堤，人们总能远远地看到它率先倒下。旧时村庄技术落后，但人们运用了木棉树的敏感：它能敏感地感到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，它用身体语言通风报信，它其实是一棵“信号树”。

以往人们常说，看到村口的老榕树，就知道回家了——那应该是个走路的人。如果走的是水路，更可能的句式是——看到渡口的老木棉，就知道回家了。这重要的与家园相关的标志，说它没用，岂非大不敬。

也许在乡间，没有一种树是没用的，正如我之前对它“无趣”的印象是一种误解——世界上也没有一棵树是无趣的。

过了一个月，花谢了，叶多了，就是这样了。

穿红衣服的人在看风景



穿红衣服的人在看风景

岸上一棵木棉，主要树冠被雷电打断，剩下两边的分枝奋力向左右两个方向伸展开去，正好露出滚滚祥云。

去看老木棉树的路上，一路像《龙猫》中的画面。



去看老木棉树的路上，一路像《龙猫》中的画面。

是我，但周围很少有人知道、理解的化学之士这几句，或许多少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。接下去他又写道，“后来困了，睡意袭来。便去睡了，居然很熟，梦境也比以前丰富。在醒过来的时候，仿佛很开心，心里盘旋着两个念头。一个是：‘我的身体，只要我想它好，就会好！让我想它好吧！’另一个飞翔的念头是，‘好的事情从现在开始，就是此时此刻此地开始呀！我为何要焦躁呀！大可不必！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心呀！’这里应该是他独特的自嘲，但也可以读到他身体衰弱时的不甘与挣扎。

再返回去看早一些的博文，在另一篇对关于“无痕馆”名字的释解中，他说这是源自苏东坡的两行诗，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在饱经宦海沉浮、人事沧桑的诗人笔下，“秋鸿”意味着积极的、人世的一面，“春梦”则是退隐、出世的一面。毅强兄取这个名字，不无苍凉之感，但那些年他何尝消极下来过呢？他这一篇篇我正在读的文章，一本本我要读的书，都在说着他的不懈和努力，只是可惜他身体先垮下来了。

苏东坡诗中确实有不少感慨人生的句子，尤其是关于生命踪迹的转瞬即逝，他写下那首著名的雪泥鸿爪诗，我自己也经常引用。不过，尽管“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”，踪迹的存亡，意义或许更在于那些在旁边走过的人，看到鸿雁依然在雪泥上留下爪印，吸一口气，继续往前走。

毅强兄和我都是书生，在或许也是书生不宜的年代里，我们曾一起跌跌撞撞走过一段路。我感怀他，因为他对我来说，绝不是“无痕”的；他的足迹其实与我的混杂在一起。

那些已显得多遥远的日子里，我曾写过一首题为“骊歌”的诗，其中有两节：“风雨中的桅杆划过窗子/我仿佛在闪电中又看到你/在偶然的礁石堆中/探出布满伤痕的身子/你的嘴唇沾满了海藻/依然在无声蠕动——/(你在哪里——当黎明/涂得殷红的指甲/轻弹着窗子，咖啡与/面包进入正醒来的/意识，门打开了，微笑般/迎来自来水以及报纸/我将在电话上学你的声音说/我就是。)”许多年后，这两节还真是为毅强兄写的。

夜里，又接到朋友们关于毅强兄去世发来的一条条微信，海林的微信更证实了多年前听到的一些传闻。“我们在日本一起留学，共有十年。那个很充实的年代，充满激情和希望，大家那么努力乐观……一个连碗都不洗的人，在日本打夜工（咖啡馆）整整做了六年。都是白天睡觉，晚上打工。挣的那些钱，基本都买书了。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渴望，对书的渴望，成了一种心病。好像[唯恐]忽然又来一场烧书毁书运动，拼命买书。我们的嗜好就像现在买豪车豪房的人一样，不惜千金……李毅强的书，里面有很多资料，也有谈及你的篇章吧……”

睡不着，索性起来上网看李沫来无痕馆的博文。博文毅强兄只写到2013年，此后可能因身体的关系，未能再加以更新。冥冥中仿佛也充满了嘲讽的巧合，我看到的第一篇是“读书谈翻译”，在谈到一些留学生外语口语会读、不会写的现象后，他引出了这样的感叹：“朋友中，有的已经用英文在美国出书了。很多化学之士，述而不作，只有周围很少的人知道他、理解他、从他那儿受益良多。很珍贵的东西，随风散尽，很可惜！”他朋友有小舟在他身旁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下一次回中国时，我与毅强兄通了好几次电话，说好了到他家旁边的餐厅聚餐，可临时又有什么事，没去成。下意识里，或许还真有点像海林所说的那样，“见到那么快乐善谈的李兄变得那么病怏怏的，都不知道如何面对了。”倒是海林在日本读完书，也来到了美国，在维拉诺瓦大学（Villanova University）教书，特意请我去学校作了两次讲座。我们见面、通信时肯定还会提一个话题，自然是“毅强兄”。不久，听说他肾脏出了问题，每星期都得去医院洗肾，尽管有小舟在他身旁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时安排见面了。海林告诉我，毅强兄在新浪上写博客，网名是李沫来无痕馆，在新浪、零度写作网上写作甚勤，更写、译出版了多本著作，有心理学的、谈庄子的、谈佛经的，兴趣依然是那样广。据博客首页上的介绍，他已写了一千多万字，更擅唱评弹、京剧，还会各种乐器。一位写序者为他的书写了篇序文，题目是“江南才子李毅强”，正是他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。

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回国了，在上海逗留的日期却太短，杂事又太多，只能约了毅强兄一家，还有几个同在上海的美国朋友，在“王朝”饭店一起聚餐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毅强兄第一个到，妻子陪在身边。他把当年我写的、译到的一些书都带来了，说是要签名留念。还是我当年熟悉的毅强兄，他是三句都离不开书的。然而，尚未开始用餐，小舟却要他先步出包间，悄悄对我说他血糖高，得先打上一针胰岛素。可能是我自己因此产生的心理因素，席间总觉得他显得疲惫，言谈中再不像过去那样精神勃勃，妙趣横生。岁月何其摧人，我们已经无法再一次回到他云南路亭子间书房的夜晚。

下一次回中国时，我与毅强兄通了好几次电话，说好了到他家旁边的餐厅聚餐，可临时又有什么事，没去成。下意识里，或许还真有点像海林所说的那样，“见到那么快乐善谈的李兄变得那么病怏怏的，都不知道如何面对了。”倒是海林在日本读完书，也来到了美国，在维拉诺瓦大学（Villanova University）教书，特意请我去学校作了两次讲座。我们见面、通信时肯定还会提一个话题，自然是“毅强兄”。不久，听说他肾脏出了问题，每星期都得去医院洗肾，尽管有小舟在他身旁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可我还在美国，就只能争取在回国

晨起临风一惆怅

袁小龙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